

唯美詩人

你的詩已經像水漬，浸染了全世界，你的靈魂像燈籠，早已照亮了所有傷感的和不傷感的人。

—楊牧—

一、序言

濟慈（John Keats）與雪萊（Percy Bysshe Shelly）、拜倫（Lord Byron）同為英國後期浪漫詩人，拜倫是偶像破壞主義者（Iconoclast）、雪萊為理想主義者（Utopian），而濟慈是唯美主義者（Aestheticist），三位均遭悲慘的命運，拜倫參加希臘戰爭，36歲病死征途，雪萊30歲不幸葬身海底，而濟慈出身寒微，在短短的25歲又四個月的生命裏，飽受生離死別、疾病、愛情、窮困的折磨，最後在朋友的懷抱中，在羅馬城，他永久的躺下了。生前他曾為自己擬了一墓誌銘：

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rit on water.

（這兒躺著一個名字寫在水上的人。）

然而幾百年來，濟慈如夜空逐漸閃耀的星光，穿過時間與空間的迷霧，慢慢的亮了起來。不但在十九、二十世紀文學革命浪潮中，絲毫未受侵蝕，相反地其地位一天天上升，早已超越其他浪漫詩人，不僅是他那種年輕、真誠的胸懷，更是他詩中豐富的感覺、奇妙的幻想、優美的韻律、節奏、柔美的畫面，溫暖了多少愛詩者的心，他的名字將永遠寫在人們心中。

Nothing of him that doth fade.

— Shakespear —

（所有他的一切都不曾消逝）

— 莎士比亞 —

二、濟慈的生平（1795～1821）

— Then on the shore
of the wide world I stand alone, and think,
Till Love and Fame to nothingness do sink —

— John Keats —

在這廣大的世界之岸，我，兀自立著，沈思著，直到那一愛、聲名一向虛無沈落。

— 濟慈 —

濟慈於1795年10月31日生，為長子（二個弟弟，一個妹妹），他的父親是位馬夫，在濟慈8歲時即墜馬去世，母親不久改嫁，他便由外祖母撫養，14歲時母親不幸死於肺炎，濟慈未受什麼良好教

濟

慈

葉珊

育，7歲時在倫敦郊外一所學校就學，14歲被送去習醫，在此期間由於友人的介紹開始進入詩的天地，19歲時取得藥劑師執照，然而由於對詩的熱愛及古希臘生活與美的吸引（他常到大英博物館，尤其是看古希臘古物），他棄醫致力於寫詩。

1818年春天（22歲），由於照顧染肺炎的弟弟再加上過份勞累，染上了肺炎，而這年他戀愛著芳妮—活潑、美麗、社交活動多、感情纖細的女孩—她雖也深愛著濟慈，然而濟慈日益加重的病情，他的窮困、他對詩的獻身、熱愛，始終無法結合，一直是他莫大的痛苦。

1819年（23歲）是他最寂苦的一年，—由於對芳妮的愛及疾病—，然而也是他創作最光輝的一年，很多偉大作品在這年—湧現，The Eve St. Agnes. La Belle Dan Sans Meru（Alady without mercy），六首 ode（頌），Lamia。

1820年2月3日夜晩，他咯血了，然而他並不逃避這惡兆的事實，他說：「我絕不能爲它所蒙騙，那鮮紅色的血，死亡的惡兆，我必須死。」此後他不斷咯血，更加使身體孱弱不堪，爲了舒解病痛，同其友人離開多霧、潮濕的倫敦，前往天氣溫和的義大利—羅馬—，却也挽救不了詩人悲慘的命運。

1821年2月23日（25歲）濟慈在友人懷抱中長眠了，他被葬在羅馬的 Protestant 墓園（雪萊不久去世也葬在附近），墓上立著他自擬的墓誌銘：

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on water.

——「你永恒的詩人啊！你已經醒了，你在羅馬的墓園裏醒著，求遠的醒著……」——

—葉珊—

三、濟慈的詩

—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:
Its loviness increase; it will never
Pass into nothingness

— John Keats —

—美的事務是永恒的歡愉，其可愛日增，絕不消逝空無……—

—濟慈—

濟慈以頌詩（ode）的成就最大，所謂頌詩是對特定的人或物加以歌頌的抒情詩，濟慈的頌詩包括「夜鶯曲」（Ode to Nightingale）、「致憂鬱」（Ode on Melancholy）、「歌睡眠」（Ode to sleep）、「歌懶惰」（Ode on Idolence）、「歌希臘古瓶」（Ode on a Greuan Urn）、「歌 Psyche」註①（Psyche 爲人名）。其中以「夜鶯曲」及「致憂鬱」的內容最爲深刻。在「夜鶯曲」這首

詩中，詩人隨著夜鶯由緩而急由低而高的歌聲，心情逐漸愉悅而高昂，由於太快樂了，而竟感到痛苦。

My heart aches,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.....。

這時詩人希望藉著酒、詩進入夜鶯的世界裏，忘却世俗的煩憂，在那兒，柔柔的月光照著、微風輕拂、花香滿溢，詩人的心靈得到最大的平安與祝福，他想擁有這最快樂的片刻，他竟「戀愛」上死一逍遙的死（easeful death）——。

I have been half in love with easeful Death Call'd him soft name in many a mused rhyme
To take into the air my quiet breath; Now more than ever seems it rich to die, To cease
upon the midnight with no pain.....——

我已與這「逍遙的死」發生戀愛（意即渴望死）

曾在我許多的詩中呼喚它（死）的名字，

而今，死這是極大的奢望，

在這靜夜中輕輕呼入最後一口氣，

靜靜的逝去。

為什麼濟慈會有渴望死這種觀念呢？從濟慈其他詩中我們可以了解，在他看來生是有限，藝術所捕捉的美才是求恒的，死是生命的完成，生命最高的賜予，

Verse Fame, and Beauty are intense indeed, But Death intenseq — Death is life's high
meed.

" Beauty is truth, truth beauty " W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, and ye need to know.

「美即是真，真即是美」——這便是 你在塵世所知，也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。

到此，均是詩人聽到夜鶯的歌聲，心境的變化與所產生的幻想，最後由於夜鶯的歌聲漸漸消失，詩人慢慢回到現實，陷入一種似夢似真的情景中，夜鶯的餘音，就如一塊小石丟入湖中，小石漸下沉，而漣漪不斷的擴大，再擴大.....。

Was it a vision, or a waking dream? Fled is that music — Do I wake or sleep?

小泉八雲曾說：「濟慈的夜鶯歌是英詩中，最偉大、最完美的詩篇。」徐志摩先生在一篇散文中也說：「詩中有濟慈的夜鶯曲與禽中有夜鶯一樣的神奇，除非你親耳聽過，你不容易相信樹林裏有一類發癡的鳥，天晚了才開口唱，在黑夜裏傾吐它的妙樂，愈唱愈有勁，往往直唱到天亮，連真的心血都跟著歌聲從他的血管裡嘔出，除非你親耳咀嚼過，你也不相信一個 23 歲的青年，有一天早上坐在一株李樹下迅筆的寫，不到三小時寫成了一首八段八十行的長歌。這歌裏的音樂與夜鶯的歌聲一樣的不可理解，同是宇宙間一個奇蹟，即使那一天大英帝國破裂成無可記憶的斷片時，夜鶯歌依舊保有它無比的價值，萬

里外星亙古的亮著，樹林裏的夜鶯就唱著，濟慈的夜鶯歌永遠在人的記憶裏存著……。」而今我們只有從這偉大詩篇與貝多芬的「田園交響中」去領略這人間至美的歌聲了。

在「憂鬱歌」裏濟慈這樣寫著：

(Aye, in the very temple of Delight, Veiled Melancholy has her sov reign shrine.)

(唉！蒙著面紗的憂鬱，就把她的神位，設在歡樂的殿堂。)

因為在濟慈的經驗裏，生命是一連串的苦難、傷心、痛苦與失望，生命充滿著相對卻密不可分的活動，喜悅中有痛苦，憂鬱中有快樂，有慵懶的勤奮 (indulgence diligence)，他同時接受、生活在夢幻中的世界與冷酷的現實中，對於詩他渴望美與負有社會責任，對整個生命，他是樂觀的，他說：

「環境如烏雲，不斷的忽聚忽散，一正當我們歡笑的時候，世事廣大耕田中已佈下禍患的種子。」一位年方二十幾的青年，便對生命有著如此的看法與體認，是何等超人的才智，對他又是何其不幸的事啊！

四 / 萬點星光

— Thou wert the morning star among the living,
Ere thy fair light had fled —
Now, having died, thou art as Hesperus. gining
New splendor to the dead —

— Pery Bysshe Shelly —

「濟慈屬於很年輕很年輕少年的……。」詩人你已寂靜渡過近二百年的歲月，你再也不用畏懼了，你的詩，觸那萬點的星光，你的詩將永遠刻在書上，人們心靈上，你已化成萬點星光，照耀人間，永遠永遠……。

When I fears I may cease to be
Before my pen has gleaned my teeming,
Before high-piled books, in charact'ry
Hold like rich garner's the full rpened grain,
When I behold upon the night's starred face
Huge cloudy symbols of a high romance
And think that I may never live to trace
Their shadows, with mgic hand of chance